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五十七回 袁綺香酒令戲群芳 王瓊華詩牌作盟主

話說前回書講琴仙在江寧落難，受盡悲苦，這回又要說些京中事了。此時已到了□月初旬，小春天氣，晴光和藹，百卉發榮，怡園又要熱鬧起來。且說徐子雲的夫人袁綺香，生得婉媚柔靜，賢淑無雙，又且繡口錦心，才能詠絮。於□月初□日，請了華公子的夫人蘇浣香、田春航的夫人浣蘭、劉文澤的夫人吳紫煙、顏仲清的夫人王蓉華、梅子玉的夫人瓊華、王恂的夫人孫佩秋。此時園中菊花開滿，五色斑斕。是日晴光和藹，風不揚塵，小毛衣服都用不著，綿的儘夠了。袁綺香一早帶了□二紅婢，還有幾個家人媳婦，先到園裡候客。那日次賢、高品、南湘皆迴避了。那□二紅都是□五六歲，有的已是雲鬢堆鴉，有的還是垂髻刷翠，卻一樣的盈盈秋水，窄窄弓鞋。綺香夫人帶了群婢在寶香堂伺候。今日寶香堂另是一番鋪設，一色的錦裯繡褥，翠幕銀屏，中間堆了七層菊花。

到巳初一刻，劉文澤的夫人吳紫煙先到，車進了園門，即換肩輿，抬到寶香堂前下轎，珠圍翠繞的，帶了四個丫鬟。綺香迎接上堂，彼此見了禮。綺香笑道：「今日算你早，我是辰刻過來的。」紫煙道：「我今天卯正就起來，昨日姐姐說要辰正畢集的。已經到巳初了，誰知這些姐姐們還沒有一個來。」

綺香道：「也差不多了，大約浣香來得遲些，自然先到浣蘭處同來的。」家人媳婦報導：「王大姑奶奶與少奶奶、梅家少奶奶齊來了。」說罷，轎子已齊到堂前。姑嫂三位下了轎，一群僕婦、丫鬟隨在後頭。綺香一一迎接，見瓊華打扮，今日分外妖豔，比陪新那一日，更添了幾分嬌媚。眾姊妹序齒坐下，蓉華道：「我等二妹來，就等了多時，只道客已到齊了，誰知蘇家二位還沒有來。」綺香道：「蓉妹、佩妹為什麼不把姪兒帶了來？」蓉華道：「孩子們怕見生人，一見就哭，所以沒有帶來。」因問道：「怎麼也不把姪兒、姪女帶過來頑頑？」綺香道：「你姪兒感冒才好，恐過來又冒了風，姪女我倒要帶他過來，他不肯過來。」正說話間，報導：「華夫人、田夫人到。」只見一群蝴蝶，擁著兩朵花王出轎來，蓮步未移，香風已到。

袁綺香接下臺階，蘇氏姊妹笑盈盈的上前見禮，然後與佩秋、紫煙、蓉華、瓊華都見了，各人挽著手，喜笑顏開，敘了一番。蘇氏姊妹見了瓊華，分外親愛，瓊華見了浣香、浣蘭，也□分親熱。這一班姊妹，大約同是瑤池會上人，都有夙契。綺香道：「今日我們眾姊妹都是通家世好。蘇家二浣，王氏雙華，本是同胞，不用說了。我們一共七人，今日仿他竹林七賢，做個桃園結義，大家團拜一拜，以後遇著，就不許謙讓。愚姐癡長，不識眾位妹妹意下如何？」眾佳人都應道：「甚妙。」浣香道：「妹子前日就有這心，今日正打算商議這事，不料姐姐先得我心。我們今日序齒之後，以後稱呼，就照這裡的排行可好麼？」紫煙道：「更好了。我與綺香姐姐，都沒有親姊妹，我從前就厭人稱我為大姑娘。如今好了，要改排行了。」綺香笑道：「你要改什麼行？大姑娘已改了大奶奶，你如今就想改太太麼？」說得眾人笑了。序齒袁綺香二□五歲，吳紫煙二□三歲，孫佩秋、王蓉華皆二□二歲，蘇浣香二□一，浣蘭□九，王瓊華□八居末。綺香命丫鬟們焚了一爐百和香，鋪了一條大錦毯，七美順著年次團團的拜了一拜，珠珞垂肩，雲裳貼地，甚是好看。嗣後七美中稱呼綺香為大姐，瓊華為七妹，紫煙行二，佩秋行三，蓉華行四，浣香行五，浣蘭行六，依次而坐。

瓊華對綺香道：「大姐姐，我們今日之來，非為哺啜，原為遊園。若這一坐，天又短，只怕就逛不成了。列位姐姐心裡怎樣？」綺香笑道：「我不過借逛園之名，約妹妹們敘敘。若真要逛園，這五六里一片大地方，山石壑確，又難行走，況你那金蓮三寸還不滿，如何走得來？」浣蘭道：「據我想，要逛盡這個園，一天也逛不到。不如到一個極高的所在，望一望罷。」

浣香道：「極高的所在，除非上山不可，但恐難走。」紫煙道：「我聽說這園裡有個縹渺亭是最高的，我們就到那縹渺亭上去罷。」蓉華道：「據我想，登山不如臨水，且聞得路路走得通的。不如坐個船遊他一轉，望著那些景致，似乎比岸上還好些。」佩秋道：「說得是，又省力。若上山去，只怕也走乏了，還能遊麼？」綺香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們到吟秋樹頂上去，也望得個全景，就在那裡坐罷。」於是一群粉黛，都出了寶香堂後院，到了風露清吟館那邊下了船。主人只有七個，那七家的丫鬟、僕婦共有四□餘人，用了□幾個小船，一齊蕩到吟秋樹來。眾佳人望著芙蓉如錦，空水澄鮮，岩岫如屏，寒林錯落，就是綺香也記不清那些地方。那□二紅婢是常過來折花摘果的，便指點此處是什麼所在，那處是什麼所在，眾佳人目不暇給。

到了吟秋樹，將三層遊覽過了，在第二層設了筵宴。眾佳人酒量雖不算好，卻也能飲幾杯，最大者為吳紫煙、王蓉華。

綺香命紅雪、紅雲、紅玉調絲品竹，小拍清歌。綺香道：「可惜我們酒量都是有限。我新年無事，與我們老爺編了一個酒令，行起來頗為熱鬧，不論多少人，都放得進去。」浣香笑道：「這麼說來，竟不是個酒令，是個陣圖了。」綺香道：「卻也有陣圖在內。」蓉華道：「你且說這個令是怎樣的？若要人多也不難，我們帶著這些女兵，都叫過來，也就不少了。」

綺香道：「要行這個令，只好如此。我這個令叫做『秦滅六國』，又叫做『六國伐秦』。今天好在七人，正合秦、楚、齊、趙、韓、魏、燕七國，有七根籌，掣誰是誰，六國並力伐這秦國。還有小籌數□根，是七國的人物，掣著那一國的，就歸那一國。」

話未說完，喜得眾佳人眉歡眼笑，都要試這個酒令。

綺香道：「我們且先點起將來，設有不合使喚的，便不中用。出去戰敗了，倒累主人罰酒。」就先點自己的丫鬟，點了紅香、紅玉、紅雪、紅雲、紅玉、紅雲、紅玉、紅雲、紅玉、紅雲，其餘那四個不能飲酒。浣香的□珠都可使喚，全點了。浣蘭的四個丫鬟，只點了一個小翠，才□三歲，生得很好，且又靈變。又點了許三姐。瓊華的四個丫頭，點了一個青琴。蓉華兩個丫頭，點了一個秋蓮。紫煙兩個丫頭，點了一個侍香。佩秋兩個丫頭，點了一個金鳳。共二□四人。其餘都命他們代酒。綺香即命拿過籌來，先是七人掣了，順著年齒掣去，綺得掣著秦，紫煙掣著楚，佩秋掣著燕，蓉華掣著趙，浣香掣著魏，浣蘭掣著齊，瓊華掣著韓。浣香道：「姐姐，你今日受了大敵了，我們六國今番並力，定要殺你個片甲不留。」綺香道：「慢說大話。少頃叫你這國投降，那國納貢，好看罷。」蓉華道：「我若再掣著廉頗、藺相如，就教你不敢出崑崙之外了。」瓊華道：「我若掣了張子房，這博浪一椎，斷不教他中個副車。」

佩秋道：「我掣荊軻，也不至中銅柱的。」浣蘭道：「我把田單的火車驅過來，看你有什麼禦敵的妙計。」紫煙道：「就是我國沒有勇將，若能掣著了項重瞳就好了。」綺香道：「且慢高興，我秦國是兵強將勇，沒有一個弱兵。待我且先派定了人數再說。他們共二□四人，我用六個，你們一家用三個。」即叫浣香的愛珠、花珠過來，道：「你兩人到我大國來立些功業，不要在你那個小國埋沒。」愛珠、花珠笑了，站了過來。綺香自己點了愛珠、花珠、紅香、紅玉、紅雪、紅□，浣香自己留了寶珠、明珠、掌珠，浣蘭留了許三姐、小翠，要了荷珠，紫煙留了侍香，要了紅薇、贈珠，佩秋留了金鳳，要了紅蓮、紅娟，蓉華留了秋蓮，要了紅雲、畫珠，瓊華留了青琴，要了珍珠、蕊珠。

分派定了，綺香叫拿七個小籌來，先掣秦國的。愛珠掣了白起，花珠掣的是商君，紅香掣的是韓非子，紅玉掣的是呂不韋，紅雪掣的是李斯，紅□掣的是趙高。綺香笑道：「如何，你看我們文武皆全。」收過了筒，取紫煙楚國的籌來，侍香掣的是令尹子蘭，紅薇掣的是高唐神女，贈珠掣的是宋玉。紫煙笑道：「完了，一個佞人，一個夢神，一個風流鬼，這如何打得仗來？」眾佳人皆笑，也收過了。再掣佩秋燕國小籌，金鳳掣了荊軻，紅蓮掣了田光，紅娟掣了駿馬。佩秋道：「也不好，究竟是個不祥之兆。」蓉華笑道：「尚未出兵，倒已先砍了兩個腦袋。」眾人皆笑，又收過了。取蓉華的趙國來，秋蓮掣了廉頗，畫珠掣了藺相如，紅雲掣了平原君。蓉華道：「我這三根掣得好，大可折秦國的銳氣。」再掣浣香的魏國，寶珠掣了信陵君，明珠掣了侯生，掌珠掣了醇酒婦人，大家又笑起來。綺香道：「這倒難，又算酒，又算婦人，橫豎一出馬，就叫人開心的。」掌珠道：「換一根罷。」紅香

道：「好便宜事。」忙將籌拿開了。掌珠無奈，也只得捏了那根籌，臉上甚是羞愧。再掣浣蘭的齊國，浣蘭道：「我這國就掣得平常，只怕沒有什麼好籌在裡頭，再不能如蓉華姐姐的廉頗、藺相如的。」

看小翠掣一根，已經失笑，再看三姐掣出來，大家笑得如花枝亂顫，扎挣不住。原來小翠一根是雞鳴，三姐一根是狗盜，幸虧荷珠掣了孟嘗君，稍可解嘲。再掣瓊華的韓國，蕊珠掣了張子房，青琴掣了博浪椎，珍珠掣了圯上老人。瓊華笑道：「我早說的，綺香姐姐你仔細博浪椎、荊軻匕首，好不利害。就是高唐神女、醇酒婦人教你受用罷。」紅薇道：「奶奶且慢喜歡，只怕奶奶手下也有個笑話出來呢！」綺香道：「不用講，拿出譜來。」大家看時，見寫道：

六國伐秦，無論秦勝秦敗，六國皆要出馬。起手以擊鼓傳花，花到誰國，即誰國先出。國君不出戰，遣將出戰。如三勝秦，秦王領群臣納降，跪獻酒三樽，與某國君臣賀。如某國為秦所敗，亦君臣跪獻秦國三樽，餘皆仿此。一國如有三人，三人出馬後無論勝敗，即退讓他國出戰。七國群臣，各有故事可按，但係隨手掣來，前後不同。如兩人對敵，勝負後，各運化本人故事飲酒，俱有詳注，查對便明。如六國先後以傳花為次，一國諸將出馬以擲骰為次，數到誰，則誰先出馬。

眾佳人看了，笑道：「今日這個笑話，必定鬧得不少。不知誰國誰人先出？且把他們這些譜看看是怎樣的，可有些醜態在裡頭？」綺香道：「都有些，且不要看。若看了，必惹得他們這個喜歡，那個發氣，莫如定了人再看。」於是折了枝菊花來，命小丫鬢點鼓，到了蓉花，鼓已住了。蓉華笑道：「我這三員勇將正好出這個頭陣，試試手段。」秋蓮、畫珠、紅雯三個就上來，旁邊又擺了一桌酒肴。秋蓮把兩個骰子一擲，擲了四點，是自己出馬。秦國的愛珠、花珠、紅香、紅玉、紅雪、紅口也過來。愛珠把骰子一擲，擲了二點，是花珠出馬。花珠是商君，秋蓮是廉頗。綺香翻出譜來，查到廉頗名下，內有一條：「廉頗如遇商君，俱係勇將，皆以豁拳為令。如廉頗敗了，必係老年無用，一敗帶上假白鬚，再敗罰酒一大觴，三敗罰飯一碗。」眾佳人看了，不禁又笑。秋蓮道：「姑奶奶，這廉頗也不見得好。」蓉華笑道：「你只要贏了，就不帶鬚子了。」

再看商鞅的譜：「商君足智多謀，能開阡陌。如敗後，手中藏一物，叫勝家猜。猜不著，平過；猜著了，商君即以本物飛詩一句。不能或不合本題者，罰一杯。」花珠道：「這還好，不甚累贅。」兩人對壘起來。秋蓮看了譜，心已怯了，輸了三次。

蓉姑道：「好個廉頗，頭一陣就打了敗仗。」秋蓮想跑開，被愛珠、花珠趕上，捉了過來，戴上假鬚，飄飄漾漾的。眾婢女把他形容個淋漓盡致，罰了一杯酒，又盛了一碗飯要他吃。秋蓮笑道：「你們也有良心，戴上這個東西，怎樣吃得飯來？除非要用金鉤掛鬚子法子。」紅雪道：「有鉤子，早就預備的。」便在匣子裡找出兩個金鉤來，掛在秋蓮耳上，兩邊分開。佩秋想著他丈夫說的笑話，不留心說了出來道：「倒像人蠅拂子。」蓉華瞅了他一眼，道：「請問，這蠅拂子是誰家的？」一句話說得佩秋兩頰微紅，幸眾人不解，也過去了。秋蓮只得央求旁人代了這碗飯，便除下鬚子，指著花珠道：「我看你的笑話。」骰子擲了，是畫珠，畫珠是藺相如。蓉花道：「廉頗無用，要看這相如了。」綺香看藺相如的譜：「如敗了，三杯俱係趙王代飲。」蓉華笑道：「畫姑娘你須仔細些，不要喪師辱國，反累我喝酒。」畫珠道：「奶奶放心，看我贏他。」無奈行的是猜枚令，畫珠藏了三個瓜子，三次都被花珠猜著，畫珠好不慚愧，只得說道：「這酒我自喝罷。」綺香道：「那不能，你若徇私，是要罰三口的。」蓉華笑道：「我喝，我喝。」一口氣就喝了三杯。

輪到了紅雯，是平原君。譜上：「平原君用絲線。平原作交線之戲，平原輸了，叫人打了手，還要喝口大杯，說有酒性澆趙州土，要他吐了才歇。」這紅雯是酒量最小的，又兼膽小，見了這個令，先害怕起來。兩手框了一條線，那口個指頭就不住的發顫，惹得眾佳人又笑，他自己也笑起來，越笑越顫。綺香道：「看來這個雞爪風更不濟事，蓉妹不如帶了他們來跪獻三杯罷。」蓉華笑道：「尚可背城一戰。」兩人將線交了一回，紅雯也贏了一次，只打了兩下手，喝了兩小杯，餘請旁人代了。

花珠手中藏了一顆蓮子，叫紅雯猜。畫珠看見了，把腳踢一踢紅雯的腳，紅雯不解，看著畫珠。畫珠又指著桌上一盤的蓮子，紅雯又看到隔壁去了，道是鴨掌，便說道：「鴨掌。」畫珠聽了，大笑起來。紅雯害臊說道：「你故意頑我。」畫珠道：「我頑你？」花珠道：「他倒不是頑你，你倒是罵我。」便攤開手說道：「露冷蓮房墜粉紅。」紅雯對畫珠道：「既是蓮子，怎麼踢我的腳，叫我如何想得出來？」畫珠道：「難道你裙下的不是金蓮，定要算鴨掌麼？」眾佳人都笑。

綺香笑向蓉華道：「你三將出馬，敗了八陣，雖不算全軍覆沒，也不過一息尚存。你看譜上：『如九陣中只勝一陣者，雖免跪獻之辱，也須領隊前來納降。』」蓉華笑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便斟了一杯酒，走到綺香面前福了一福，綺香也還了一禮，笑而受之。那畫珠、秋蓮、紅雯，只得也向花珠萬福。花珠笑道：「我是甲冑在身，不能還禮。」畫珠罵道：「你威風不要使盡了，只怕這回就要對人磕頭呢。」於是又擊起鼓來，花到了紫煙住了，侍香、紅薇、贈珠上來。贈珠把骰子一擲，數到紅薇，是高唐神女，眾人皆笑。紫煙笑道：「好個紅姑娘，高鬢大袖的，真像個神女。」紅薇臉已紅了。那邊愛珠、紅玉、紅香、紅口、紅雪也過來，擲到愛珠，是白起。綺香道：「這叫做無情遇。」看譜：「如神女遇見白起，神女如何能敵？須起傾國之兵盡出助戰。如係文臣者，行藏圖令，手中各藏一物。國君點戲一齣，如白起為淨，神女為旦，其餘助戰者各肖其人定色。」再查：「令尹子蘭為丑，宋玉為生。」綺香命他們四人手中，各藏一粒榛子，又道：「你們手裡有也使得，沒有也使得，你們伸過一手來，我說的戲內中查點腳色，應到的不到罰，不應到的到也要罰。」

綺香點了一齣《劉唐》，是單，是淨腳戲，看各人手中個個皆有。綺香笑道：「生、旦不應到，各罰一杯。」綺香又點了一齣《鬧莊》，也是淨腳戲，生、旦俱不應到，紅薇又到了，又罰一杯。紅薇不服，說道：「這齣戲也要讓我們國王點了。」紫煙道：「不錯，我們上了他的當了。」紫煙點了一齣生旦戲，想罰愛珠一杯。誰知愛珠是個空手，倒將侍香罰了一杯。

又擊鼓傳花，到了浣香，數寶珠出馬。浣香笑道：「這是我們的福將，四公子中的魁首，看你們什麼人來抵敵罷。」那邊數到了紅雪，是李斯。綺香道：「好個對手。」看譜：「信陵君是運籌點將令。」就拿上一筒酒籌來，寶珠掣了一枝看時，是「蠟照半籠金翡翠。」注：「席中戴金條脫、玉釧者飲一杯。」綺香道：「這一句只怕都要喝一杯。」七位佳人都喝了，獨浣蘭不喝。綺香問他，浣蘭道：「這杯沒有我的酒。」綺香不信，拉他手看時，是一對碧霞靈做成的鐺子。眾佳人道：「這真便宜了他。」那二口四個婢女，不是金的，就是玉的，滿堂都喝了一杯。佩秋道：「五妹好個福將，一出來叫滿堂喝酒。」紅雪掣了一枝是：「玉搔頭裊鳳雙飛。」注：「插金絲軟鳳釵者飲一杯。」紅雪四下留心，戴此釵的卻亦不少，只見愛珠與紅雯在那裡交線頑耍，愛珠交錯了，被紅雯打了一下，愛珠格格的笑，把個金絲雙鳳釵顛得亂飛。紅雪斟了一杯酒，上前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愛珠道：「怎麼你要消酒，消到外國來了？」紅雪道：「你不見你頭上麼？方才這句詩是，戴雙鳳釵的酒。」愛珠摸一摸釵，又看看眾人道：「呸！你瞧誰不戴，你偏來纏我。」說罷又笑。浣香笑道：「愛珠，你喝了罷，難逃公道。」愛珠看看主人，只得喝了一口。紅雪還要他喝酒，愛珠把紅雪一推，半杯酒也翻去了。綺香笑道：「這愛兒真是可兒，不枉這個愛字。」寶珠又掣了一根籌是：「輕斂翠蛾呈皓齒。」寶珠四下一望，道：「有了，我來敬我們侍香妹妹。你看雙蛾顰蹙，皓齒微呈，不是西子捧心的模樣麼？」侍香不肯，被寶珠捏著鼻子一灌，侍香一笑，噴了寶珠一身，眾佳人皆笑。

綺香道：「寶丫頭了不得，真是個勇將。」紅雪又掣了一枝是：「暗中惟覺睡鞋香。」說道：「這句倒難。」綺香道：「你一個個聞去，是誰的香，就叫他喝酒。」紅雪笑道：「若要聞，那就...」便笑了不說。又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我來敬個人。」

便斟了一杯來敬紅薇。紅薇道：「難道你真聞過我的腳麼？這奇不奇，無緣無故的來纏人。」紅雪道：「我雖沒有聞過你的腳，但常見你用松子粉漿纏足帶，不是香的？」紅薇被他說著了，兩頰通紅，只得喝了一杯。寶珠又掣了一枝是：「口指纖纖玉筍紅。」看來看去，就是個小翠指甲尚是紅的，要他喝了一杯。紅雪掣了一枝是：「天賜胭脂一抹腮。」看紅雯喝了兩杯酒，兩頰尚是紅的，也逼他喝了一杯。

重擲骰子，數到明珠，是侯生，是個《頂針續麻令》。李斯輸了喝酒，侯生輸了要喝醬油。明珠道：「這個醬油倒有些難喝呢。」花珠低低說道：「吃杯醋罷，比醬油還好些。」眾佳人聽了，忍不住笑。明珠也不理他，說道：「口月之交。」

紅雪道：「交交黃鳥。」明珠道：「鳥鳴嚶嚶。」紅雪道：「嚶其鳴矣。」明珠道：「請教這個矣字怎樣接，這不是難人？」罰了紅雪一杯，喝了說道：「我換一個已字罷。」即道：「已焉哉。」明珠道：「又要罰。」紅雪道：「你單念過一部《詩經》，沒有念過別的經書，就說沒有哉字的起頭。」明珠不服，紅雪道：「你喝一杯醬油，我說給你。」明珠如何肯服，只是嘴強。紅雪道：「你接不上來，怎麼不要喝這醬油呢？」惹得眾人皆笑。明珠道：「你若造一句，我就聽不出，還有奶奶們聽得出來。你如哄我喝了醬油，若說不出來，你要吃我的唾沫的。」紅雪道：「是了，你喝罷。」明珠賭著氣，真吃了一口醬油。紅雪笑道：「《書經》上『惟三月哉生魄，哉生明。』哉字可作起句，怎麼說沒有哉字起句呢？」眾佳人笑道：「這卻說得是。」綺香笑道：「這唾沫可以免了。」後又換字頂了幾句。紅雪輸了一杯。

輪到掌珠，是醇酒婦人，令是擲色，若輸了，跪請本國王與敵國王出令。掌珠擲了么二三，紅雪擲了四五六。掌珠跪在浣香面前求救出令，把個華夫人笑得不止，便道：「出什麼令呢？」便對綺香道：「我有一個集詞牌成韻的，兩句三字，一句七字，要湊拍。」便念道：「宴清都，清平樂，八聲甘州金縷曲。姐姐也照樣說一個。」綺香道：「這個倒難，詞牌我也不甚熟，比不得你是長填詞的，這倒被你難倒了。我喝一杯罷。」

浣香道：「姐姐不要謙，請說來。」綺香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「高陽臺，尉遲杯，貂裘換酒醉蓬萊。」浣香道：「拜服，拜服，姐姐說得這樣湊拍，還說不熟呢！」那五位佳人都贊道：「兩人都說得好，我們公賀一杯，為兩盟主壽。再請多說幾個，大家聽聽。」浣香道：「就是七個字的難湊些，只怕也沒有多少呢。」又念道：「長相思，□二時，燭影搖紅玉漏遲。」綺香道：「這個更好。」便也念道：「滯人嬌，繫裙腰，鳳凰臺上憶吹簫。」眾佳人贊道：「妙極！這兩副比前更好了。詞牌中七字的就這一句，被綺香姐姐說著了。」浣香道：「實在繡口錦心，令人拜倒。」又念道：「少年遊，過秦樓，西江明月棹孤舟。」下句換了八個字。綺香又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「紅娘子，錦帳春，如夢令巫山一段雲。」眾佳人稱贊不已，叫滿堂都賀一杯。

於是又擊鼓傳花，傳到佩秋燕國，數骰子是金鳳出馬，為荊軻。那邊數到了紅玉，是呂不韋。荊軻行的是投壺令。浣蘭道：「這令大約沒有笑話了。」金鳳投了一枝蘇秦背劍，紅玉投了一枝姜公釣魚，那兩枝都沒有中，各人飲了兩杯。轉到紅蓮的田光出來，是個啞口令。各出一指，如大指為金，食指為木，中指為土，無名指為水，小指為火。譬如一個出大指，一個出食指，便是金剋木。大指贏，食指輸了。一個出大指，一個出小指，是火剋金，小指贏，大指輸了。這三婢出得甚快，有輸有贏。

再換紅娟的駿馬上來，看譜是馬弔譜。大指為賞，中指為肩，小指為極，食指為百子，無名指不用。可用兩手齊出，如此出二指，彼出一指，成了色樣，是歸出二指家。出一指者，照賀例賀酒。如彼出兩手三指，此出一手二指，成了色樣，是歸出兩手家。總以少數湊成多數，餘皆仿此。所賀之酒，數多則通場分喝。蓉華道：「這個酒了不得，若照賀例喝酒，譬如要一百賀的，難道也賀一百杯不成？」綺香道：「一百杯也不多，我們現在有三□餘人，一家不過分得三杯酒，怕什麼？」

紅娟道：「這個馬弔色樣我記不清楚，奶奶須與我記著。」浣香應了一個食指，一個小指，紅玉偏偏出了一個小指，剛剛湊成一百兩極，是個雙尾蠍。浣香道：「這個就六□賀。」綺香道：「這倒好，叫通場伺候的都喝一杯。」紅玉兩手齊出，是一個食指，兩個小指，紅娟出了一個小指，是一百三極，湊成了玉鯽魚背，又是一百賀。佩秋道：「這酒實在消得多，不論多少總通場一杯罷。」於是又通賀了一杯。紅娟出了兩個大指，一個食指，紅玉出了一個大指，又湊成了三賞一百，是個花兜肚，是□二賀。綺香等各飲一杯，紅玉飲了兩杯，紅娟飲了三杯。這一回，通計喝了一百七□二杯酒。

於是傳花又傳到浣蘭，點將出馬是荷珠孟嘗君，那邊點了紅□的趙高。浣香笑道：「趙高如何是孟嘗君的對手？且看譜來。」孟嘗君是食客三千，令兩人用骰子六顆對擲，如遇紅遇麼者，出錢投於盆內，六紅即投六錢，兩紅兩麼即投四錢，無紅無麼即贏此錢。如孟嘗君贏了，問那人：「你有的是什麼？沒有的是什麼？要的是什麼？不要的是什麼？那人每件說一句唐詩，說得好免飲，說得不好與不能說者罰酒。如孟嘗君輸了，人也照樣問他。」

紅□與荷珠擲了一會，紅□輸了，荷珠問道：「你有的是什麼？」紅□道：「我有的是：繡檀回枕玉雕鏤。」荷珠又問道：「你沒有的是什麼？」紅□道：「我沒有的是：珍簾新鋪翡翠樓。」荷珠又問道：「你要的是什麼？」紅□道：「我要的是：紅珠斗帳櫻桃熟。」荷珠道：「你不要的呢？」紅□道：「我不要的是：春入眉心兩點愁。」眾佳人都贊道：「說得好。」浣香對綺香道：「姐姐，足見你強將手下無弱兵。你的婢女都是這樣繡口錦心，真令人羨慕之至。」綺香道：「他們雖然記得幾句詩，然那裡及得尊婢們般般皆會。」荷珠聽他主人稱贊紅□，心中有些不服，便說道：「這四句卻說得好，但忘了你是趙高，一個老公，也配用這些東西？」

即笑說道：「你有的是：細草春香小洞幽。你沒有的是：嬌嬌意緒不勝羞。你要的是：鴛鴦帳下香猶暖。你不要的是：嫁個蕭郎愛遠遊。」浣香聽了，笑罵荷珠道：「荷兒怎麼這般輕薄？」綺香正笑著，尚未開口，紅□氣極要打起荷珠來，荷珠再四的陪禮，群珠又與他央求，紅□方才饒他。眾佳人笑道：「荷姑娘這幾句太刻薄，幸遇著人多，不然是挨定□姑娘的打。」到了小翠的雞鳴來了，小翠上來就有些發怯。看譜是接牌令。

兩人將骨牌對接，麼頭對麼，二頭接二，接死了罰酒。小翠暗喜。兩人就在地下接起來，小翠接死了三次，便發急起來，不知道要怎樣奈何他。綺香道：「今番有好令來了。」把譜一翻是：「雞鳴出關三杯酒，都要裝著雞啼，從板凳下鑽過去鑽過來三次。」眾佳人掩口胡盧。小翠聽了這個，倒投其所好，毫不為難，便咪咪□□的學起雞叫來，學了幾聲，即從凳下鑽了三次，惹得眾人大笑。浣蘭道：「姐姐你好心，故意點他來作笑話。」綺香笑道：「這是他自己擊著的。你倒別笑他，若不是他，別人也不能鑽得這麼靈便。」小翠鑽完了，頭上歪著個偏髻，嘻嘻的對著浣蘭笑。浣蘭視了他一個白眼，道：「你還樂得很呢。」酒是三姐代喝了。

到了三姐上前，紅□口裡作呼狗聲。三姐道：「你運氣好，別要贏我，你若贏了我，我真咬你一口。」翻出譜來，是五毒令。大指為蝦蟆，食指為蛇，中指為蜈蚣，無名指為蠍虎，小指為蜘蛛。分勝負是蜘蛛吃蠍虎，蠍虎吃蜈蚣，蜈蚣吃蛇，蛇吃蝦蟆，蝦蟆吃蜘蛛。兩人就猜起來。三姐想道：「他若料我出蜘蛛，他就出蝦蟆，我不如出蛇。」誰知紅□出了蜈蚣，三姐輸了，便道：「我倒想喝酒。」紅□笑道：「你看看譜來喝。」

綺香笑對浣蘭道：「妹妹你手下那些雞鳴狗盜怎麼好？又要作出好模樣來了。」浣蘭氣忿忿的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今日教姐姐的威風施盡，我只好慢慢的報仇。將來擊著了西楚霸王，鉅鹿一戰，才消得這口氣呢。」眾佳人笑道：「還有一個韓國在那裡，兵書尚未出來，只好盼他打勝仗了。」看三姐的令譜：「頭一杯要裝狗叫三聲，第二三杯要伏在地下爬兩步，作狗叫三聲。」三姐笑道：「呸！這個令如何來得？我當狗盜是什麼東西，原來要裝狗的。我不來。」說著就跑，眾佳人聽了，都笑得了不得。只見花珠、愛珠、紅香、紅玉、紅雪、紅□一齊趕上，圍住了三姐，說道：「憑你怎樣利害，今天在我們園裡，你想走到那裡去？好好的叫了饒你，不然我們就按倒了你，剝你的皮。」便七手八腳，你一捏，我一捏，三姐身上最怕捏的，被他們纏住了，便笑作一團，身似紫薇花的亂顫起來，連連求告道：「不要鬧，不要鬧，我叫，我叫。」那六個人還不肯信，五人圍住了他，一個拿了一杯酒，要他叫了再喝。三姐寡不敵眾，只得汪汪的叫了三聲，鬧得哄然大笑，倒像百鳥齊鳴。三姐臉也紅了，紅□還要他猜，三姐也想翻本，又猜，仍舊是輸。

三姐道：「這回姐妹們可饒了我罷。」二珠、四紅如何肯依？浣蘭笑對綺香道：「你這個無道強秦，到底要怎樣？五國已給你吞食盡了，還要縱容這些豺狼虎豹去吃人。」綺香笑得伏桌難應。三姐被他們圍住。毫不容情，心生一計，想道：「這些騷貨實在可惡，我今也顧不得作笑話，也叫他們作些笑話出來。」

又想：「頂壞是愛珠、紅雪兩個，待我頑他們一頑。」便裝著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姐妹們不要這樣，你們讓開些，我就伏在地上就是了。」諸人還不信，紅雪道：「我們就站開些，諒你也不能跑。」三姐故意慢慢的曲著腰，伏將下去，見紅雪與愛珠都是三寸金蓮，裙邊下微露一線的鑲邊花褲，叫了一聲，眾人又笑。三姐乘其不備，一轉身把愛珠兩腳一抱，把他的褲腿望上一捋，露出雪

霜似的一節小腿。三姐就學作狗叫一聲，一口咬定，兩手在腿上亂抓，把個愛珠唬得神號鬼叫，渾身一麻，已載倒在地。那五個人上來救愛珠，三姐又將紅雪腿上一口，兩手也是亂抓。四個人見了，沒命的跑開，笑得彎著了腰。這紅雪也笑得麻倒在地，跌在愛珠身上。愛珠還當是三姐伏在他身上要咬他，極嘔極笑的，已帶著哭聲，將要哭了，三姐掩著嘴走開。那眾佳人与眾婢女，都笑得粉黛靈靈，秋波□淚，有墮釵的，有翻酒的，不一而足。愛珠與紅雪在地上坐了好一會，才爬得起來。三姐還格格的笑，愛珠指著罵道：「你這個短命鬼，你將來總教瘋狗咬一口，肚裡生出小獅子來。」

紅雪道：「不要將來，只怕出門就教狗咬的。」三姐笑道：「誰教你們太作惡了。我還容情，他們四個跑得快，不然叫你一窩子六個滾在一堆。」那六個人我一句，你一句，把三姐罵了好一會，眾佳人方才笑完，紫煙一人尚有餘笑。綺香對浣蘭道：「妹妹，你這個三姐真好，我拿個丫鬢與你換了罷。」浣蘭道：「姐姐要他作什麼，他是只會裝狗的。」紫煙笑道：「姐姐你招集這些亡命作甚，你真作秦始皇麼？」大家又笑起來。

瓊華道：「我來減秦了。他們也只有一個韓非子，只懂刑名，不懂兵法的。」數到蕊珠出馬，是張良，是金門射策令，自己先出一句成語為題，將三個骰子擺出句中之意，將杯子蓋了，叫那人也擺，擺出來相同的不論，如擺出來不同，請中人評論優劣，劣者罰酒。蕊珠將三個骰子擺了，將茶杯蓋好，又將三個骰子遞與紅香，道：「你擺『九重春色醉仙桃』這一句。」紅香想了一想，擺了一個三，一個六，一個四，說道：「三六是九重，四即算仙桃，不知對不對？」蕊珠揭開杯子，是對的。蕊珠又擺了一句是：「□三箏柱雁行斜。」紅香想了一想，擺了兩個五，一個三，蕊珠也說對了。又擺了一句，說道：「詞源倒流三峽水。」紅香想了一會，想不出個理來，便擺了三個三，問道：「是不是？」蕊珠道：「不是。」揭開杯子，是三個四。紅香拍手道：「妙極！這才是倒流，我竟想不到，我罰酒就是了。」看韓非子罰酒的譜是：「作法自弊，輕則黥面，重則則足。」

蕊珠道：「取筆研來塗臉。」紅香道：「姐姐，饒了我罷，塗了臉又要擦臉，費事得很，我情願跪了喝一杯罷。」蕊珠將要容情，倒是珍珠不肯，說道：「我還要與他來呢。一個容了情，個個要容情了。」便把筆在紅香臉上畫了一個眼鏡，惹得滿堂又笑起來。紅香好不有氣，喝了一杯，忙忙的要水洗了臉。

幸他倒是不擦粉的，不然便將脂粉洗去了。氣忿忿的抬著手，向珍珠道：「你先來，你先來！你若輸了，求人討饒便不算人，只算是狗。」珍珠笑道：「我怕你？討饒也算好漢麼？」看譜上，圯上老人的令是盤象棋譜，名為八陣圖。圯上老人下紅子。

珍珠象棋下得雖好，譜卻不熟，偏偏遇著紅香是愛打棋譜的。

珍珠□不用心，無奈未得其妙，幾著變化就迷住了，看看要輸，寶珠要指點他，紅香道：「誰教了，就算誰輸，要照樣罰酒。」瓊華心甚著急，又不好教，看紅香把他一個掛角將，就將死了。紅香笑道：「今番得了。」查圯上老人的譜，是脫鞋置酒，遍敬席上。珍珠見了，說道：「這個斷斷使不得，怪髒的東西，那是什麼樣兒！」紅香道：「不妨的。」便要來脫他的鞋。珍珠一跑，不防紅雪在旁暗中把腳一勾，珍珠跌了一交，被紅香上前按住，脫了他一隻鞋下來。珍珠急得滿臉飛紅，一手拉住紅香要奪回，不料紅雪把鞋接了過去，正要裝酒，不防又被花珠一手搶了，扔與珍珠，惹得大家笑個不住。珍珠著了鞋，捆上帶子，起來將紅香擰了兩把。這一關也就算了。

只剩了一個青琴是博浪椎，譜上是：打播有悶雷、劈雷，是打秦國通國中人馬。瓊華道：「就要看這一將成功了。」蓉華道：「琴兒，你須與主人爭個臉。」青琴笑道：「我這椎是要椎椎打中的。」浣蘭道：「你若贏了他們，非但與你主人爭氣，且與我等報仇。」浣香道：「這悶雷、劈雷是可以亂打的，你也不必容情，連他們的國王也可打得的。」佩秋道：「你若像了秋蓮的廉頗，就不好了。」紫煙道：「也不要像我們荊軻的匕首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的說笑。綺香笑道：「諒此孤軍深入重地，焉有生還之理？」便命六人一齊上前，與青琴對敵。

說也奇怪，被青琴一頓悶雷、劈雷，將二珠、四紅打得個個心驚膽怯，瓊華好不得意，只管點頭微笑，說道：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」眾佳人齊聲稱賀。綺香笑道：「這還了得？你是個頂小的小妹妹，公然欺侮大姐姐來，這般可惡。你敢與我對敵麼？」那五個佳人同聲說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敢？如果七妹膽怯，我們一齊相幫。」瓊華笑道：「妹子願避三舍，如必不獲命，也只可秣馬厲兵，與姐姐周旋。」綺香笑道：「眾志成城，堅不可破，我讓了你罷。」看青琴這打播，已贏得不少，愛珠、花珠、紅香、紅玉、紅雪、紅□都喝了許多酒。

浣香見天色已晚，便要進城，浣蘭要留他，浣香不肯，定要回去。綺香見太陽已落，也不好挽留，只得先送了浣香，便說道：「你們是不要緊，又不趕城，到三更再散不遲。」□珠婢收拾零星，大家都下船渡過了河，直送到山下，上了轎出園。

眾姐妹方攜著手，就近到了春風沉醉軒坐下。群婢也都來了，煮茗清談了一會，已點上燈。紫煙要打馬弔，便拉了蓉華、佩秋二人打起馬弔來。瓊華看見有一匣詩牌，便與綺香、浣蘭三人在一桌打了一副，足足打到二更後，瓊華方成了一首七律，綺香差了一韻鬥不成。浣蘭牌起得不好，尚差了□數字，瓊華將牌攤出，那邊蓉華等也過來看時，只見鬥的是：

餞別春光已半年，小春天氣最堪憐。

酒分揮闔縱橫策，人比瑤池閬苑仙。

任說朝朝依玉樹，終應步步讓金蓮。

彩雲明月如相妒，照徹樓臺分外鮮。

那五位佳人同聲贊道：「這首詩倒像做成的，那裡像鬥出來的？真是字字穩當，且切今日之事。」綺香又笑道：「我最愛是：『任說朝朝依玉樹，終應步步讓金蓮』這一聯，為我輩閨閣吐氣。不然，這個園幾成了那幾個名旦的梨園了。」蓉華道：「姐姐，那幾個名旦你見過沒有？聞得二哥天天帶他們在園裡。」綺香道：「若說這幾個名旦，倒也生得很好，我也只見過五六個，到年節下，他們也過來賀節。不是我說，我們今日這一班人，倒有幾個像他們。」這句話，就有紫想不出是誰，其餘皆聽得人說過。浣蘭、瓊華恐綺香說出來，便不約而同的將閒話攔住他。又看將近三更，也要各散。綺香挽留不住，只得同散，便說道：「殘月未盡，妹妹們可高興，能走到園門口不能？」眾佳人情願都走，一對對的手燈相照，眾姊妹你攜我，我攜你，一路說說笑笑，穿過了好些石門竹徑。正是：

衣香鬢影留餘豔，拾翠尋芳趁此時。

到了園門，各自上車，在車裡又各相辭謝了幾句，方才坐了繡□，碾動雙輪，群婢各登車隨後，綺香也與□二紅各上車而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